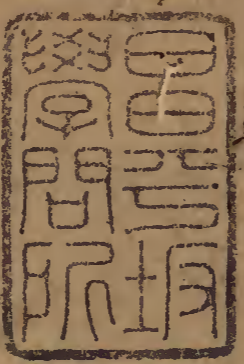


明史  
志五十七之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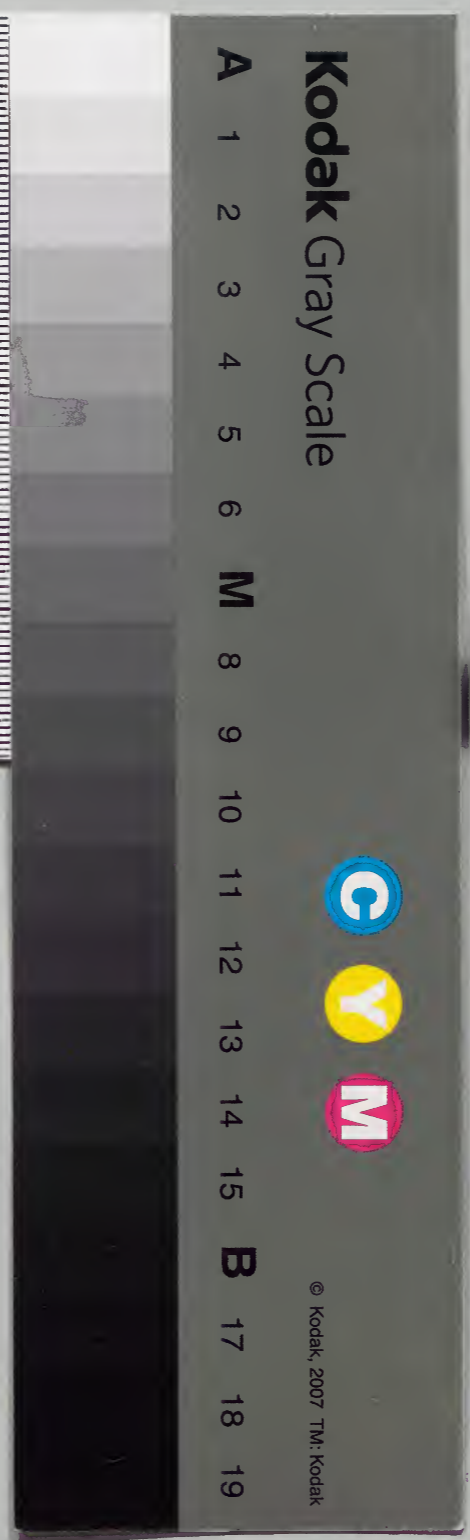


漢書門類				
二	二	二	二	二
一	一	一	一	一
〇	〇	〇	〇	〇
冊	架	函	號	類

內閣文庫			
二	二	二	漢書
一	一	一	
〇	〇	〇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167
冊數	120 ( 26 )
函號	281 37

廿五





明史卷八十一

志第五十七

總裁官總理事務 經筵講官保親李太保保和殿大學士兼實部尚書嘉六級張廷玉等奉

救修

淺倉大庫

錢鈔

商稅

坑冶 附鐵冶銅場

馬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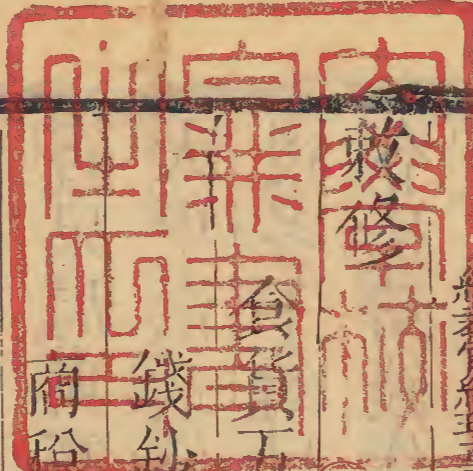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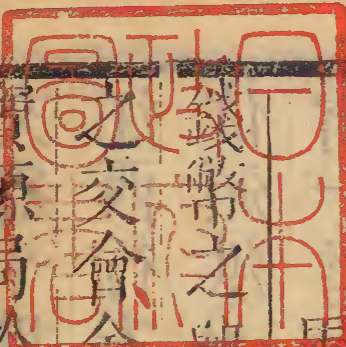
市舶

錢幣之興

自九府圖法歷代遵用鈔始於唐之飛錢宋

之交會金之交鈔元世始終用鈔錢幾廢矣太祖初置

寶源局於應天鑄大中通寶錢與歷代錢兼行以四百





明史卷八十二  
文爲一貫四十文爲一兩四文爲一錢及平陳友諒命  
江西行省置貨泉局頒大中通寶錢大小五等錢式卽  
位頒洪武通寶錢其制凡五等曰當十當五當三當二  
當一當十錢重一兩餘遞降至重一錢止各行省皆設  
寶泉局與寶源局並鑄而嚴私鑄之禁洪武四年改鑄  
大中洪武通寶大錢爲小錢初寶源局錢鑄京字於背  
後多不鑄民間無京字者不行故改鑄小錢以便之尋  
令私鑄錢作廢銅送官償以錢是時有司責民出銅民  
毀器皿輸官頗以爲苦而商賈沿元之舊習用鈔多不  
使用錢七年帝乃設寶鈔提舉司明年始詔中書省造

大明寶鈔命民間通行以桑穰爲料其制方高一尺廣  
六寸質青色外爲橫文花欄橫題其額曰大明通行寶  
鈔其內上兩旁復爲篆文八字曰大明寶鈔天下通行  
中圖錢貫十串爲一貫其下云中書省奏準印造大明  
寶鈔與銅錢通行使用僞造者斬告捕者賞銀二十五  
兩仍給犯人財產若五百文則畫錢文爲五串餘如其  
制而遞減之其等凡六曰一貫曰五百文四百文三百  
文二百文一百文每鈔一貫準錢千文銀一兩四貫準  
黃金一兩禁民間不得以金銀物貨交易違者罪之以  
金銀易鈔者聽遂罷寶源寶泉局越二年復設寶泉局



鑄小錢與鈔兼行百文以下止用錢商稅兼收錢鈔錢  
三鈔七十三年以鈔用久昏爛立倒鈔法令所在置行  
用庫許軍民商賈以昏鈔納庫易新鈔量收工墨直會  
中書省廢乃以造鈔屬戶部鑄錢屬工部而改寶鈔文  
中書省爲戶部與舊鈔兼行十五年置戶部寶鈔廣源  
庫廣惠庫入則廣源掌之出則廣惠掌之在外衛所軍  
士月鹽皆給鈔各鹽場給工本鈔十八年天下有司官  
祿米皆給鈔二貫五百文準米一石二十二年詔更定  
錢式生銅一斤鑄小錢百六十折二錢半之當三至當  
十準是爲差更造小鈔自十文至五十文二十四年諭  
權稅官吏凡鈔有字貫可辨者不問爛損卽收受解  
抑勒與僞充者罪之二十五年設寶鈔行用庫於東京  
凡三庫各給鈔三萬錠爲鈔本倒收舊鈔送內府令大  
明寶鈔與歷代錢兼行鈔一貫準錢千文提舉司於三  
月內印造十月內止所造鈔送內府充賞賚明年罷行  
用庫又罷寶泉局時兩浙江西閩廣民重錢輕鈔有以  
錢百六十文折鈔一貫者由是物價翔貴而錢法益壞  
不行三十年乃更申交易用金銀之禁成祖初犯者以  
姦惡論惟置造首飾器皿不在禁例永樂二年詔犯者  
免死徙家戍興州陝西都司僉事張豫坐抵易官鈔論



成江夏民父死以銀營葬具當戍邊帝以其迫於治葬非玩法特矜宥之都御史陳瑛言比歲鈔法不通皆緣朝廷出鈔太多收斂無法以致物重鈔輕莫若暫行戶口食鹽法天下人民不下千萬戶官軍不下二百萬家誠令計口納鈔食鹽可收五千餘萬錠帝令戶部會羣臣議大口月食鹽一斤納鈔一貫小口半之從其議設北京寶鈔提舉司稅糧課程贓罰俱折收鈔其直視洪武初減十之九後又令鹽官納舊鈔支鹽發南京抽分場積薪龍江提舉司竹木鬻之軍民收其鈔應天歲辦蘆柴徵鈔十之八帝初卽位戶部尚書夏原吉請更鈔

板篆文爲永樂帝命仍其舊自後終明世皆用洪武年號云仁宗監國令犯笞杖者輸鈔及卽位以鈔不行詢原吉原吉言鈔多則輕少則重民間鈔不行緣散多斂少宜爲法斂之請市肆門攤諸稅度量輕重加其課程鈔入官官取昏軟者悉燬之自今官鈔宜少出民間得鈔難則自然重矣乃下令曰所增門攤課程鈔法通卽復舊金銀布帛交易者亦暫禁止然是時民卒輕鈔至宣德初米一石用鈔五十貫乃弛布帛米麥交易之禁凡以金銀交易及匿貨增直者罰鈔府縣衛所倉糧積至十五年以上者鹽糧悉收鈔秋糧亦折鈔三分門攤



課鈔增五倍。塌房店舍月納鈔五百貫。果園羸車竝令納鈔。戶部言：民間交易惟用金銀。鈔滯不行，乃益嚴其禁。交易用銀一錢者，罰鈔千貫。贓吏受銀一兩者，追鈔萬貫。更追免罪鈔如之。英宗卽位，收賦有米麥折銀之令，遂減諸納鈔者，而以米銀錢當鈔。弛用銀之禁，朝野率皆用銀。其小者乃用錢。惟折官俸用鈔。鈔壅不行，十三年復申禁令。阻鈔者追一萬貫。全家戍邊。天順中始弛其禁。憲宗令內外課程錢鈔兼收。官俸軍餉亦兼支錢鈔。是時鈔一貫不能直錢一文。而計鈔徵之民，則每貫徵銀二分五釐。民以大困。弘治元年，京城稅課司順

天山東河南戶口食鹽俱收鈔。各鈔關俱錢鈔兼收。其後乃皆改折用銀。而洪武永樂宣德錢積不用，詔發之。令與歷代錢兼用。戶部請鼓鑄，乃復開局鑄錢。凡納贖收稅歷代錢制錢各收其半。無制錢卽收舊錢。二以當一。制錢者國朝錢也。舊制工部所鑄錢入太倉司鑰。二庫諸關稅錢亦入司鑰庫。共貯錢數千百萬。中官掌之。京衛軍秋糧取給焉。每七百當銀一兩。武宗之初，部臣請察覈侵蝕。又以錢當俸糧者僅及銀數三之一。請於承運庫給銀。時中官方用事，皆不聽。已而司鑰庫太監龐璵言：自弘治間，權關折銀入承運庫。錢鈔缺乏，支放



不給請遵成化舊制錢鈔兼收從之正德三年以太倉積錢給官俸十分爲率錢一銀九又從太監張永言發天財庫及戶部布政司庫錢關給徵收每七十文徵銀一錢且申私鑄之禁嘉靖四年令宣課分司收稅鈔一貫折銀三釐錢七文折銀一分是時鈔久不行錢亦大壅益專用銀矣明初鑄洪武錢成祖九年鑄永樂錢宣德九年鑄宣德錢弘治十六年以後鑄弘治錢至世宗嘉靖六年大鑄嘉靖錢每文重一錢三分且補鑄累朝未鑄者三十二年鑄洪武至正德九號錢每號百萬錠嘉靖錢千萬錠一錠五千文而稅課抽分諸廠專收嘉靖錢民患錢少乃發內庫新舊錢八千一百萬文折給俸糧又令通行歷代錢有銷新舊錢及以銅造像製器者罪比盜鑄先是民間行濫惡錢率以三四十錢當銀一分後益雜鉛錫薄劣無形製至以六七十文當銀一分翦楮夾其中不可辨用給事中李用敬言以制錢與前代雜錢相兼行上品者俱七文當銀一分餘視錢高下爲三等下者二十一文當銀一分私造濫惡錢悉禁不行犯者置之法小錢行久驟革之民頗不便又出內庫錢給文武官俸不論新舊美惡悉以七文折算諸以俸錢市易者亦悉以七文抑勒予民民亦騷然屬連歲



大侵四方流民就食京師死者相枕藉論者謂錢法不通使然於是御史何廷鈺條奏請許民用小錢以六十文當銀一分戶部執不從廷鈺訐奏尚書方鈍及郎中劉爾牧帝怒斥爾牧採廷鈺議命從民便且定嘉靖錢七文洪武諸錢十文前代錢三十文當銀一分然諸濫惡小錢以初禁之嚴雖奉旨間行竟不復用而民間競私鑄嘉靖通寶錢與官錢竝行焉給事中殷正茂言兩京銅價大高鑄錢得不償費宜採雲南銅運至岳州鼓鑄費工本銀三十九萬可得錢六萬五千萬文直銀九十三萬餘兩足以少佐國家之急戶部覆言雲南地僻事簡卽山鼓鑄爲便乃敕巡撫以鹽課銀三萬兩爲工本未幾巡撫王昺言費多入少乞罷鑄帝以小費不當惜仍命行之越數年巡按王誼復言宜罷鑄部議錢法壅滯者由宣課司收稅以七文當一分姦民乘機阻撓錢多則惡濫相欺錢少則增直罔利故禁愈繁而錢愈滯自今準折聽民便不必定文數而課稅及官俸且俱用銀乃罷雲南鑄錢而從戶部議時所鑄錢有金背有火漆有錠邊議者以鑄錢艱難工匠勞費革錠車用鑪錫於是鑄工競雜鉛錫便剝治而輪郭麤糲色澤黯黷姦僞倣倣盜鑄日滋金背錢反阻不行死罪日報終不



能止帝患之。問大學士徐階。階陳五害。請停寶源局鑄錢。應支給錢者。悉予銀。帝乃鞠治工匠。侵料減工罪。而停鼓鑄。自後稅課徵銀。而不徵錢。且民間止用制錢。不用古錢。而私鑄者多。隆慶初。錢法不行。兵部侍郎譚綸言。欲富民。必重布帛菽粟。而賤銀。欲賤銀。必制錢法。以濟銀之不足。今錢惟布於天下。而不以輸於上。故其權在市井。請令民得以錢輸官。則錢法自通。於是課稅銀三兩以下。復收錢。民間交易。一錢以下。止許用錢。時錢八文折銀一分。禁民毋得任意低昂。直隸巡按楊家相請鑄大明通寶錢。不識年號。部議格不行。高拱再相言。

錢法朝議夕更。迄無成說。小民恐今日得錢。而明日不用。是以愈更愈亂。愈禁愈疑。請一從民便。勿多爲制。以亂人耳目。帝深然之。錢法復稍稍通矣。寶鈔不用。垂百餘年。課程亦鮮有收鈔者。惟俸錢獨支鈔如故。四年始以新鑄隆慶錢。給京官俸云。萬曆四年。命戶工二部。準嘉靖錢式。鑄萬曆通寶金背。及火漆錢。一文重一錢二分五釐。又鑄錠邊錢。一文重一錢三分。頒行天下。俸糧皆銀錢兼給。雲南巡按郭庭梧言。國初京師有寶源局。各省有寶泉局。自嘉靖間。省局停廢。民用告匱。滇中產銅。不行鼓鑄。而反以重價購海肥。非利也。遂開局鑄錢。



尋命十三布政司皆開局採工部言以五銖錢爲準用  
四火黃銅鑄金背二火黃銅鑄火漆麤惡者罪之蓋以  
費多利少則私鑄自息也久之戶部言錢之輕重不常  
輕則斂重則散故無壅闕匱乏之患初鑄時金背十文  
直銀一分今萬曆金背五文嘉靖金背四文各直銀一  
分火漆鏃邊亦如之僅踰十年而輕重不啻相半錢重  
而物價騰踴宜發庫貯以平其直從之時王府皆鑄造  
私錢吏不敢訐古錢阻滯不行國用不足乃命南北寶  
源局拓地增爐鼓鑄而北錢視南錢昂直三之一南鑄  
大抵輕薄然各循其舊並行不廢天啟元年鑄泰昌錢  
兵部尚書王象乾請鑄當十當百當千三等大錢用龍  
文畧倣白金三品之制於是兩京皆鑄大錢後有言大  
錢之弊者詔南京停鑄大錢收大錢發局收鑄當是時  
開局遍天下重課錢息崇禎元年南京鑄本七萬九千  
餘兩獲息銀三萬九千有奇戶部鑄錢獲息銀二萬六  
千有奇其所鑄錢皆以五十五文當銀一錢計息取盈  
工匠之賠補行使之折閱不堪命矣寶泉局銅本四十  
萬兩舊例錢成還本太倉次年再借至是令永作鑄本  
三年御史饒京言鑄錢開局本通行天下今乃苦於無  
息旋開旋罷自南北兩局外僅存湖廣陝西四川雲南



及宣密二鎮而所鑄之息不盡歸朝廷復苦無鑄本蓋以買銅而非采銅也乞遵洪武初及永樂九年嘉靖六年例遣官各省鑄錢采銅於產銅之地置官吏駐兵倣銀礦法十取其三銅山之利朝廷擅之小民所采仍予直以市帝從之是時鑄廠竝開用銅益多銅至益少南京戶部尚書鄭三俊請專官買銅戶部議元籍產銅之人駐鎮遠荆常銅鉛會集處所謂采銅於產銅之地也帝俱從之既又采絳孟垣曲聞喜諸州縣銅鉛荆州抽分主事朱大受言荆州上接黔蜀下聯江廣商販銅鉛畢集一年可以四鑄四鑄之息兩倍於南三倍於北因

陳便宜四事卽命大受專督之遂定錢式每文重一錢每千直銀一兩南都錢輕薄屢旨嚴飭乃定每文重八分初嘉靖錢最工隆萬錢加重半銖自啟禎新鑄出舊錢悉棄置然日以惡薄大半雜鉛砂百不盈寸摔擲輒破碎末年敕鑄當五錢不及鑄而明亡初制歷代錢與制錢通行自神宗初從僉都御史龐尚鵬議古錢止許行民間輸稅贖罪俱用制錢啟禎時廣鑄錢始括古錢以充廢銅民間市易亦擯不用矣莊烈帝初卽位御平臺召對給事中黃承昊疏有銷古錢之語大學士劉鴻訓言北方皆用古錢若驟廢之於民不便帝以爲然既



而以御史王燮言收銷舊錢但行新錢於是古錢銷毀頓盡蓋自隋世盡銷古錢至是凡再見云鈔法自弘正間廢天啟時給事中惠世揚復請造行崇禎末有蔣臣者申其說擢爲戶部司務倪元璐方掌部事力主之然終不可行而止

坑冶之課金銀銅鐵鉛汞硃砂青綠而金銀礦最爲民害徐達下山東近臣請開銀場太祖謂銀場之弊利於官者少損於民者多不可開其後有請開陝州銀礦者帝曰土地所產有時而窮歲課成額徵銀無已言利之臣皆戕民之賊也臨淄丞乞發山海之藏以通寶路帝

黜之成祖斥河池民言採礦者仁宣仍世禁止真番馬坑洞罷嵩縣白泥溝發礦然福建尤溪縣銀屏山銀場局爐局四十二座始於洪武末年浙江溫處麗水平陽等七縣亦有場局歲課皆二千餘兩永樂間開陝州商縣鳳皇山銀坑八所遣官湖廣貴州採辦金銀課復遣中官御史往覈之又開福建浦城縣馬鞍等坑三所設貴州太平溪交阯宣光鎮金場局葛溪銀場局雲南大理銀冶其不產金銀者亦屢有革罷而福建歲額增至三萬餘兩浙江增至八萬餘宣宗初頗減福建課其後增至四萬餘而浙江亦增至九萬餘英宗下詔封坑穴



撤開辦官民大蘇息而歲額未除歲辦皆洪武舊額也  
開辦者永宣所新增也既而禁革永煎姦民私開坑穴  
相殺傷嚴禁不能止下詔宥之不悛言者復請開銀場  
則利歸於上而盜無所容乃命侍郎王質往經理定歲  
課福建銀二萬餘浙江倍之又分遣御史曹祥馮傑提  
督供億過公稅民因而盜愈衆鄧茂七葉宗留之徒流  
毒浙閩久之始定景帝嘗封閉旋以盜礦者多兵部尚  
書孫原貞請開浙江銀場因竝開福建命中官戴細保  
提督之天順四年命中官羅永之浙江羅珪之雲南馮  
讓之福建何能之四川課額浙閩大畧如舊雲南十萬  
兩有奇四川萬二千有奇總十八萬三千有奇成化中  
開湖廣金場武陵等十二縣凡二十一場歲役民夫五  
十五萬死者無算得金僅五十三兩於是復閉而浙江  
銀礦以缺額量減雲南屢開屢停弘治元年始減雲南  
二萬兩溫處萬兩餘罷浦城廢坑銀冶至十三年雲南  
巡撫李士實言雲南九銀場四場礦脈久絕乞免其課  
報可四川山東礦穴亦先後封閉武宗初從中官秦文  
等奏復開浙閩銀礦既而浙江守臣言礦脈已絕乃令  
歲進銀二萬兩劉瑾誅乃止世宗初閉大理礦場其後  
薊豫齊晉川滇所在進礦砂金銀復議開採以助大工



既獲玉旺峪礦銀帝諭閣臣廣開採戶部尚書方鈍等請令四川山東河南撫按嚴督所屬一一搜訪以稱天地降祥之意於是公私交驚礦利而浙江江西盜礦者且劫徽寧天下漸多事矣隆慶初罷薊鎮開採南中諸礦山亦勒石禁止萬曆十二年姦民屢以礦利中土心諸臣力陳其弊帝雖從之意怏怏二十四年張位秉政前衛千戶仲春請開礦位不能止開採之端啟廢弁白望獻礦峒者日至於無地不開中使四出昌平則王忠真保薊永房山蔚州則王虎昌黎則田進河南之開封彰德衛輝懷慶葉縣信陽則魯坤山東之濟南青州

濟寧沂州滕費蓬萊福山棲霞招遠文登則陳增山西之太原平陽潞安則張忠南直之寧國池州則郝隆劉朝用湖廣之德安則陳奉浙江之杭嚴金衢孝豐諸暨則曹金後代以劉忠陝西之西安則趙鑒趙欽四川則邱乘雲遼東則高淮廣東則李敬廣西則沈永壽江西則潘相福建則高竄雲南則楊榮皆給以關防并借原奏官往礦脈微細無所得勒民償之而姦人假開採之名乘傳橫索民財陵轢州縣有司恤民者罪以阻撓逮問罷黜時中官多暴橫而陳奉尤甚富家鉅族則誣以盜礦良田美宅則指以為下有礦脈率役圍捕辱及婦

葉阮物業  
并疑并誤  
邪



女甚至斷人手足投之江其酷虐如此帝縱不問自二  
十五年至三十三年諸璫所進礦稅銀幾及三百萬兩  
羣小藉勢誅索不啻倍蓰民不聊生雲南巡撫魏允貞  
上言方今水旱告災天鳴地震星流氣射四方日報中  
外軍興百姓困敝而嗜利小人借開採以肆鬻養倘釁  
由中作則礦夫冗役爲禍尤烈至是而後求投珠抵璧  
之說用之晚矣河南巡按姚思仁亦言開採之弊大可  
慮者有八礦盜哨聚易於召亂一也礦頭累極勢成土  
崩二也礦夫殘害逼迫流亡三也僱民糧缺饑餓嗷呼  
四也礦洞偏開無益浪費五也礦砂銀少強科民買六  
也民皆開礦農桑失業七也奏官強橫淫刑激變八也  
今礦頭以賂累死平民以逼買死礦夫以傾壓死以爭  
鬪死及今不止雖傾府庫之藏竭天下之力亦無濟於  
存亡矣疏入皆不省識者以爲明亡蓋兆於此

○鐵冶所洪武六年置江西進賢新喻分宜湖廣興國黃  
梅山東萊蕪廣東陽山陝西鞏昌山西吉州二太原澤  
潞各一凡十三所歲輸鐵七百四十六萬餘斤河南四  
川亦有鐵冶十四年益以茶陵十五年廣平吏王允道  
言磁州產鐵元時置官歲收百餘萬斤請如舊帝以民  
生甫定復設必重擾杖而流之海外十八年罷各布政



司鐵冶既而工部言山西交城產雲子鐵舊貢十萬斤繕治兵器他處無有乃復設已而武昌吉州以次復焉末年以工部言復盡開令民得自採鍊每三十分取其二永樂時設四川龍州遼東都司三萬衛鐵冶景帝時辦事吏請復陝西寧遠鐵礦工部劾其違法下獄給事中張文質以爲不宜塞言路乃釋之弘治十七年廣東歸善縣請開鐵冶有司課外索賂唐大鬻等因作亂都御史劉大夏討平之正德十四年廣州置鐵廠以鹽課提舉司領之禁私販如鹽法嘉靖三十四年開建寧延平諸府鐵冶隆萬以後率因舊制未嘗特開云

○銅場明初惟江西德興鉛山其後四川梁山山西五臺陝西寧羌畧陽及雲南皆採水銀青綠太祖時廉州巡檢言州界西戎有水銀坑冶及青綠紫泥願得兵取其地帝不許惟貴州大萬山長官司有水銀硃砂場局而四川東川府會川衛山產青銀銅綠以與外番接境虞軍民潛取生事特禁飭之成化十七年封閉雲南路南州銅坑弘治十八年裁革板坑水銀場局正德九年軍士周達請開雲南諸銀礦因及銅錫青綠詔可遂次第開採嘉靖隆萬間因鼓鑄屢開雲南諸處銅場久之所獲漸少崇禎時遂括古錢以供爐冶焉



○關市之征。宋元頗繁瑣。明初務簡約。其後增置漸多。行齋居鬻所過所止。各有稅。其名物件。析榜於官署。按而征之。惟農具書籍及他不鬻於市者勿算。應征而藏匿者沒其半。買賣田宅頭匹。必投契本。別納紙價。凡納稅地置店曆書所止。商氏名物數。官司有都稅。有宣課。有司。有局。有分司。有抽分。場局有河泊所。所收稅課。有本色。有折色。稅課司局。京城諸門及各府州縣市集。多有之。凡四百餘所。其後以次裁併。十之七。抽分在南京者。曰龍江大勝港。在北京者曰通州白河盧溝。通積廣積。在外者曰真定杭州荊州太平蘭州廣寧。又令軍衛

設場分收貯柴薪。河泊所惟大河以南有之。河北止鹽山縣。凡稅課徵商估物貨。抽分科竹木柴薪。河泊取魚課。又有門攤課鈔。領於有司。太祖初征酒醋之稅。收官店錢。卽吳王位。減收官店錢。改在京官店爲宣課司。府縣官店爲通課司。凡商稅三十而取一。過者以違令論。洪武初命在京兵馬指揮領市司。每三日一校勘街市。度量權衡。稽牙儉物價。在外城門兵馬亦令兼領市司。彰德稅課司。稅及蔬果飲食畜牧諸物。帝聞而黜之。山西平遠主簿成樂秩滿來朝。上其考曰。能恢辦商稅。帝曰。稅有定額。若以恢辦爲能。是剝削下民。失吏職也。州



考非是命吏部移文以訊十年戶部奏天下稅課司局  
征商不如額者百七八十處遂遣中官國子生及部委  
官各一人覈實立爲定額十三年吏部言稅課司局歲  
收額米不及五百石者凡三百六十四處宜罷之報可  
胡惟庸伏誅帝諭戶部曰曩者姦臣聚斂稅及織悉朕  
甚恥焉自今軍民嫁娶喪祭之物舟車絲布之類皆勿  
稅罷天下抽分竹木場明年令以野獸皮輪魚課製裘  
以給邊卒初京師軍民居室皆官所給比舍無隙地商  
貨至或止於舟或貯城外駟僮上下其價商人病之帝  
乃命於三山諸門外瀕水爲屋名塌房以貯商貨永樂

初定制嫁娶喪祭時節禮物自織布帛農器食品及買  
既稅之物車船運已貨物魚蔬雜果非市販者俱免稅  
準南京例置京城官店塌房七年遣御史監生於收課  
處權辦課程二十一年山東巡按陳濟言淮安濟寧東  
昌臨清德州直沽商販所聚今都北平百貨倍往時其  
商稅宜遣人監權一年以爲定額帝從之洪熙元年增  
市肆門攤課鈔宣德四年以鈔法不通由商居貨不稅  
由是於京省商賈湊集地市鎮店肆門攤稅課增舊凡  
五倍兩京蔬果園不論官私種而鬻者塌房庫房店舍  
居商貨者騾驢車受僱裝載者悉令納鈔委御史戶部



錦衣衛兵馬司官各一於城門察收舟船受僱裝載者計所載料多寡路近遠納鈔鈔關之設自此始其倚勢隱匿不報者物盡沒官仍罪之於是有灤縣濟寧徐州淮安揚州上新河濬縣九江金沙洲臨清北新諸鈔關量舟大小修廣而差其額謂之船料不稅其貨惟臨清北新則兼收貨稅各差御史及戶部主事監收自南京至通州經淮安濟寧徐州臨清每船百料納鈔百貫侍郎曹必言塌房月鈔五百貫良苦有鬻子女輸課者帝令廢除之及鈔法通減北京蔬地課鈔之半船料百貫者減至六十貫正統初詔凡課程門攤俱逾洪武舊額不得藉口鈔法妄增未幾以兵部侍郎于謙奏革直省稅課司局領其稅於有司罷濟寧徐州及南京上新河船料鈔移灤縣鈔關於河西務船料當輸六十貫者減爲二十貫商民稱便九年王佐掌戶部置彰義門官房收商稅課鈔復設直省稅課司官征權漸繁矣景泰元年于謙柄國船料減至十五貫減張家灣及遼陽課稅之半大理卿薛瑄言抽分薪炭等匿不報者準船商匿番貨罪盡沒之過重請得比匿稅律帝從之成化七年增置蕪湖荊州杭州三處工部官初抽分竹木止取鈔其後易以銀至是漸益至數萬兩尋遣御史權稅孝宗



初御史陳瑤言崇文門監稅官以培克爲能非國體乃命客貨外車輛毋得搜阻又從給事中王敞言取回蕪湖荊州杭州抽分御史以府州佐貳官監收其稅十三年復遣御史正德十一年始收泰山碧霞元君祠香錢從鎮守太監言也十二年御史胡文靜請革新設諸抽分廠未一年太監鄭璽請復設於順德廣平工部尚書李鏊依阿持兩端橫征之端復起尋命中官李文馬俊之湖廣浙江抽分廠與主事中分權稅世宗初抽分中官及江西福建廣東稅課司局多所裁革又革真定諸府抽印木植中官京城九門之稅弘治初歲入鈔六十六萬餘貫錢二百八十八萬餘文至末年數大減自正德七年以後鈔增四倍錢增三十萬嘉靖三年詔如弘治初年例仍減錢三十萬直省關稅成化以來折收銀其後復收錢鈔八年復收銀遂爲定制始時鈔關估船料定稅旣而以估料難核乃度梁頭廣狹爲準自五尺至三丈六尺有差帝令以成尺爲限勿科畸零太監李能請於山海關權商稅行之數年主事鄔闕言廣寧八里鋪前屯衛旣有權場不宜再權罷之其後復山海關稅罷八里鋪店錢四十二年令各關歲額定數之外餘饒悉入公帑隆慶二年始給鈔關主事關防敕書尋令



鈔關去府近者知府收解去府遠者令佐貳官收貯府庫季解部主事掌覈商所報物數以定稅數收解無有所與神宗初令商貨進京者河西務給紅單赴崇文門併納正條船三稅其不進京者河西務止收正稅免條船二稅萬曆十一年革天下私設無名稅課然自隆慶以來凡橋梁道路關津私擅抽稅罔利病民雖累詔察革不能去也迨兩宮三殿災營建費不貲始開礦增稅而天津店租廣州珠權兩淮餘鹽京口供用浙江市舶成都鹽茶重慶名木湖口長江船稅荊州店稅寶坻魚葦及門攤商稅油布雜稅中官遍天下非領稅卽領礦驅脅官吏務朘削焉權稅之使自二十六年千戶趙承勛奏請始高宗於京口暨祿於儀真劉成於浙李鳳於廣州陳奉於荊州馬堂於臨清陳增於東昌孫隆於蘇杭魯坤於河南孫朝於山西邱乘雲於四川梁永於陝西李道於湖口王忠於密雲張矚於盧溝橋沈永壽於廣西或徵市舶或徵店稅或專領稅務或兼領開採姦民納賄於中官輒給指揮千戶劄用爲爪牙水陸行數十里卽樹旗建廠視商賈懦者肆爲攘奪沒其全貲負戴行李亦被搜索又立土商名目窮鄉僻塢米鹽雞豕皆令輸稅所至數激民變帝率庇不問諸所進稅或稱



遺稅或稱節省銀或稱罰贖或稱額外贏餘又假買辦  
孝順之名金珠寶玩貂皮名馬雜然進奉帝以為能甚  
至稅監劉成因災荒請暫寬商稅中旨仍徵課四萬其  
嗜利如此三十三年始詔罷採礦以稅務歸有司而稅  
使不撤李道詭稱有司固却乞如舊便帝遽從之又聽  
福府承奉謝文銓言設官店於崇文門外以供福邸戶  
部尚書趙世卿屢疏不聽世卿又言崇文門河西務臨  
清九江潞墅揚州北新淮安各鈔關歲徵本折約三十  
二萬五千餘兩萬曆二十五年增銀八萬二千兩此定  
額也乃二十七年以後歷歲減縮至二十九年總解二  
十六萬六千餘兩究厥所由則以稅使苛斂商至者少  
連年稅使所供卽此各關不足之數也疏入不省寶坻  
銀魚廠永樂時設穆宗時止令估直備廟祀上供及是  
始以中官坐採又徵其稅後并稅武清等縣非產魚之  
處增葦網諸稅且及青縣天津九門稅尤苛舉子皆不  
免甚至擊殺覲吏事聞詔法司治之監豎為小戢至四  
十二年李太后遺詔減天下稅額三之一免近今畸零  
小稅光宗立始盡蠲天下額外稅撤曰稅監其派人地  
畝行戶人丁間架者槩免之天啟五年戶部尚書李起  
元請復榷水陸衝要依萬曆二十七八年例量徵什一



允行之。崇禎初，關稅每兩增一錢，通八關增五萬兩。三年復增二錢，惟臨清僅半。而崇文門、河西務俱如舊。戶部尚書畢自嚴議增南京宣課司稅額一萬，爲三萬。南京戶部尚書鄭三俊以宣課所收落地稅無幾，請稅蕪湖以當增數。自嚴遂議稅蕪湖三萬兩，而宣課仍增一萬。三俊悔，疏爭不能已。九年復議增稅課款項十三年，增關稅二十萬兩，而商民益困矣。凡諸課程始收鈔，間折收米，已而收錢鈔半，後乃折收銀，而折色本色遞年輪收本色歸內庫，折色歸太倉。

○明初東有馬市，西有茶市，皆以馭邊省戍守費。海外諸

國入貢，許附載方物，與中國貿易。因設市舶司，置提舉官以領之。所以通夷情，抑姦商，俾法禁有所施。因以消其釁隙也。洪武初設於太倉黃渡，尋罷。復設於寧波、泉州、廣州、寧波、通日本、泉州、通琉球、廣州、通占城、暹羅、西洋諸國、琉球、占城。諸國皆恭順，任其時至入貢。惟日本叛服不常，故獨限其期爲十年，人數爲二百，舟爲二艘。以金葉勘合表文爲驗，以防詐僞。侵軼後，市舶司暫罷，輒復嚴禁。瀕海居民及守備將卒私與海外諸國，永樂初，西洋刺泥國回回哈只馬哈沒奇來朝，附載胡椒，與民互市，有司請徵其稅。帝曰：商稅者國家抑逐末之

葉阮物業古  
占又少課年



民豈以爲利。今夷人慕義遠來，乃侵其利，所得幾何，而  
虧辱大體多矣。不聽。三年，以諸番貢使益多，乃置驛於  
福建、浙江、廣東三市，船司以館之。福建曰來遠，浙江曰  
安遠，廣東曰懷遠。尋設交趾、雲南市，船提舉司接西南  
諸國朝貢者，初入貢海舟至，有司封識俟奏報，然後起  
運。宣宗命至，卽馳奏，不待報隨送至京。武宗時，提舉市  
船太監畢眞言舊制泛海諸船皆市船司專理，近領於  
鎮巡及三司官，乞如舊便。禮部議市船職司進貢方物  
其汎海客商及風泊番船非敕旨所載例不當預中旨，  
令如燕宜舊例行。宣先任市船太監也。嘗以不預滿刺  
加諸國番船抽分奏請兼理爲禮部所劾而罷。劉瑾私  
眞謬以爲例云。嘉靖二年，日本使宗設來，素卿分道入  
貢，互爭眞僞。市船中官賴恩納素卿賄右素卿，宗設遂  
大掠寧波。給事中夏言言倭患起於市船，遂罷之。市船  
旣罷，日本海賈往來自如。海上姦豪與之交通，法禁無  
所施，轉爲寇賊。二十六年，倭寇百艘久泊寧台，數千人  
登岸焚劫。浙江巡撫朱統訪知船主皆貴官大姓，市番  
貨皆以虛直轉鬻牟利，而直不時給，以是構亂。乃嚴海  
禁，毀餘皇，奏請鑄諭戒大姓不報。二十八年，統又言長  
澳諸大俠林恭等勾引夷舟作亂，而巨姦關通射利，因



爲嚮導躡我海濱宜正典刑部覆不允而通番大猾統輒以便宜誅之御史陳九德劾統措置乖方專殺啟釁帝遠統聽勘統既黜姦徒益無所憚外交內訌釀成禍患汪直徐海陳東麻葉等起而海上無寧日矣三十五年倭寇大掠福建浙直都御史胡宗憲遣其客蔣洲陳可願使倭宣諭還報倭志欲通貢市兵部議不可乃止三十九年鳳陽巡撫唐順之議復三市船司部議從之四十四年浙江以巡撫劉繼言仍罷福建開而復禁萬曆中復通福建互市惟禁市硝黃已而兩市船司悉復以中官領職如故

○永樂間設馬市三一在開原南關以待海西一在開原城東五里一在廣寧皆以待朶顏三衛定直四等上直絹八疋布十二次半之下二等各以一遞減旣而城東廣寧市皆廢惟開原南關馬市獨存大同馬市始正統三年巡撫盧睿請令軍民平價市駝馬達官指揮李原等通譯語禁市兵器銅鐵帝從之十四年都御史沈固請支山西行都司庫銀市馬時也先貢馬互市中官王振裁其馬價也先大舉入寇遂致土木之變成化十四年陳鉞撫遼東復開三衛馬市通事劉海姚安肆侵朶朶顏諸部懷怨擾廣寧不復來市兵部尚書王越請令



參將布政司官各一員監之。毋有所侵剋。遂沿海安二人罪。尋令海西及朵顏三衛入市。開原月一市。廣寧月二市。以互市之稅充撫賞。正德時。令驗放入市者依期出境。不得挾弓矢。非互市日。毋輒近塞垣。嘉靖三十年。以總兵仇鸞言。詔於宣府大同開馬市。命侍郎史道總理之。兵部員外郎楊繼盛諫不從。俺答旋入寇。抄大同市。則寇宣府。宣府市。則寇大同。幣未出境。警報隨至。帝始悔之。召道還。然諸部嗜馬市利。未敢公言大舉。而邊臣亦多畏懼。以互市啗之。明年罷大同馬市。宣府猶未絕。抄掠不已。乃并絕之。隆慶四年。俺答孫把漢那吉來降。於是封貢互市之議起。而宣大互市復開。邊境稍靜。然撫賞甚厚。朝廷爲省客兵餉。減哨銀以充之。頻年加賞。而要求滋甚。司事者復從中乾沒。邊費反過當矣。遼東義州木市。萬曆二十三年開。事具李化龍傳。二十六年。從巡撫張思忠奏罷之。遂并罷馬市。其後總兵李成梁力請復。而薊遼總督萬世德亦疏於朝。三十九年。復開馬木二市。後以爲常。



明史卷八十二

志第五十八

救修

總裁官總理事務 經筵講官少保姜子太保保和殿大學士兼管吏部尚書事加六級張廷玉等奉

食貨六

上供採造

採造

柴炭

採木

珠池

織造

燒造

俸餉

會計

採造之事累朝侈儉不同大約靡於英宗繼以憲武至



世宗神宗而極其事目繁瑣微索紛紜最鉅且難者曰採木歲造最大者曰織造曰燒造酒醴膳羞則掌之光祿寺採辦成就則工部四司內監司局或專差職之柴炭則掌之惜薪司而最爲民害者率由中官明初上供簡省郡縣貢香米人參葡萄酒太祖以爲勞民却之仁宗初光祿卿井泉奏歲例造正官往南京採玉面狸帝叱之曰小人不達政體朕方下詔盡罷不急之務以息民豈以口腹細故失大信耶宣宗時罷永樂中河州官買乳牛造上供酥油者以其牛給屯軍命御史二人察視光祿寺凡內外官多支及需索者執奏英宗初政三楊當軸減南畿孳牧黃牛四萬糖蜜果品脂脯酥油茶芽稔糯粟米藥材皆減省有差撤諸處捕魚官卽位數月多所撙節凡上用膳食器皿三十萬七千有奇南工部造金龍鳳白瓷諸器饒州造硃紅膳盒諸器營膳所造以進宮中食物尚膳監率乾沒之帝令備帖具書如數還給景帝時從于謙言罷真定河間採野味直沽海口造乾魚內使天順八年光祿果品物料凡百二十六萬八千餘斤增舊額四之一成化初詔光祿寺牲口不得過十萬明年寺臣李春請增禮部尚書姚夔言正統間雞鵝羊豕歲費三四萬天順以來增四倍暴殄過多



請從前詔。後二年。給事中陳越言。光祿市物。概以勢取。負販遇之。如被劫掠。夫光祿所供。昔皆足用。今不然者。宜索過額。侵漁妄費也。大學士彭時亦言。光祿寺委用。小人買辦。假公營私。民利盡爲所奪。請照宣德正統間。例斟酌供用。禁止買辦。於是減魚果。歲額十之一。弘治元年。命光祿減增加供應。初光祿俱預支官錢市物。行頭吏役因而侵蝕。乃令各行先報納。而後償價。遂有游手。號爲報頭。假以供應爲名。抑價倍取。以充私橐。御史李鸞以爲言。帝命禁止。十五年。光祿卿王珩列上。內外官役酒飯。及所畜禽獸料食之數。凡百二十事。乃降旨。有仍舊者。有減半者。有停止者。於是放去乾明門虎。南海子猫。西華門鷹犬。御馬監山猴。西安門大鴿等。減省有差。存者減其食料。自成化時。添坐家長。隨八十餘員。傳添湯飯中官百五十餘員。天下常貢不足於用。乃責買於京師。鋪戶價直不時給。市井負累。兵部尚書劉大夏。因天變言之。乃裁減中官。歲省銀八十餘萬。武宗之世。各宮日進月進。數倍天順時。廚役之額。當仁宗時。僅六千三百餘名。及憲宗增四之一。世宗初。減至四千一百名。歲額銀搏節至十三萬兩。中年復增至四十萬。額派不足。借支太倉。太倉又不足。乃令元供司府。依數增。



派於是帝疑其乾沒下禮部問狀責光祿寺具數以奏  
帝復降旨詰責乃命御史稽覈月進揭帖兩月間省銀  
二萬餘兩自是歲以爲常先是上供之物任土作貢曰  
歲辦不給則官出錢以市曰採辦其後本折兼收採辦  
愈繁於是召商置買物價多虧商賈匿迹二十七年戶  
部言京師召商納貨取直富商規避應役者皆貧弱下  
戶請覈實編審給事中羅崇奎言諸商所以重困者物  
價賤則減而貴則不敢增且收納不時一遭風雨遂不  
可用多致賠累既收之後所司更代不常不卽給直或  
竟沈閣幸給直矣官司折閱於上番役齟齬於下名雖  
平估所得不能半諸弊若除商自樂赴奚用編審帝雖  
納其言而仍編審如戶部議穆宗朝光祿少卿李健奏  
十事帝乃可之頗有所減省停止承天香米外域珍禽  
奇獸罷寶坻魚鮮凡薦新之物領於光祿寺勿遣中官  
又從太監李芳請停徵加增細粳米白青鹽命一依成  
弘間例御史王宗載請停加派部議悉準元額果品百  
七萬八千餘斤牲口銀五萬八千餘兩免加派銀二萬  
餘未行而神宗立詔免之世宗末年歲用止十七萬兩  
穆宗裁二萬止十五萬餘經費省約矣萬曆初年益減  
至十三四萬中年漸增幾三十萬而鋪戶之累滋甚時



中官進納索賂名鋪墊錢費不訾所支不足相抵民不堪命相率避匿乃僉京師富戶爲商令下被僉者如赴死重賄營免官司密鈎若緝姦盜宛平知縣劉曰淑言京民一遇僉商取之不遺毫髮貲本悉罄請厚估先發以甦民困御史王孟震斥其越職曰淑自劾解官去至熹宗時商累益重有輸物於官終不得一錢者

○ 洪武時宮禁中市物視時估率加十錢其損上益下如此永樂初斥言採五色石者且以溫州輸礬困民罷染色布然內使之出始於是時工役繁興徵取稍急非土所有民破產購之軍器之需尤無算仁宗時山場園林

湖池坑冶果樹蠶蜜官設守禁者悉予民宣宗罷開辦金銀其他紙錠紵絲紗羅毳縠香貨銀珠金箔紅花茜草麋皮香蠟藥物果品海味珠紅戩金龍鳳器物多所罷減副都御史弋謙言有司給買辦物料價十不償一無異空取帝嘉納之諭工部察懲又因泰安州稅課局大使郝智言悉召還所遣官敕自今更不許輒遣自軍器軍需外凡買辦者盡停止然寬免之詔屢下內使屢敕撤還而奉行不實宦者輒名採辦虐取於民誅袁琦阮巨隊等十餘人患乃稍息英宗立罷諸處採買及造下西洋船木諸冗費多敕省正統八年以買辦擾民始



明史卷八十三 志 五  
令於存留錢糧內折納就近解兩京先是仁宗時令中  
官鎮守邊塞英宗復設各省鎮守又有守備分守中官  
布列天下及憲宗時益甚購書採藥之使搜取珍玩靡  
有孑遺抑賣鹽引私採禽鳥糜官帑納私賂動以巨萬  
計太嶽太和山降真諸香通三歲用七千斤至是倍之  
內府物料有至五六倍者孝宗立頗有減省甘肅巡撫  
羅明言鎮守分守內外官競尚貢獻各遣使屬邊衛搜  
方物名曰採辦實扣軍士月糧馬價或巧取番人犬馬  
奇珍且設膳乳諸房僉厨役造酥油諸物比及起運沿  
途騷擾乞悉罷之報可然其後靡費漸多至武宗任劉  
瑾漁利無厭鎮守中官率貢銀萬計皇店諸名不一歲  
辦多非土產諸布政使來朝各陳進貢之害皆不省世  
宗初內府供應減正德什九中年以後營建齋醮採木  
採香採珠玉寶石吏民奔命不暇用黃白蠟至三十餘  
萬斤又有召買有折色視正數三倍沉香降香海漆諸  
香至十餘萬斤又分道購龍涎香十餘年未獲使者因  
請海舶入澳久乃得之方澤朝日壇曾用紅黃玉求不  
得購之陝西邊境遣使覓於阿丹去土魯番西南二千  
里太倉之銀頗取入承運庫辦金寶珍珠於是貓兒睛  
祖母碌石綠撒字尼石紅刺石北河洗石金剛鑽朱藍



石紫英石甘黃玉無所不購穆宗承之購珠寶益急給事中李己陳吾德疏諫己下獄吾德削籍自是供億寢多矣神宗初內承運庫太監崔敏請買金珠張居正封還敏疏事遂寢久之帝曰贖貨開採之議大興費以鉅萬計珠寶價增舊二十倍戶部尚書陳藻言庫藏已竭宜加撙節中旨切責而順天府尹以大珠鴉青購買不如昔鑄級至於末年內使雜出採造益繁內府告匱至移濟邊銀以供之熹宗一聽中官採造尤夥莊烈帝立始務釐剔節省而庫藏已耗竭矣

○永樂中後軍都督府供柴炭役宣府十七衛所軍士採之邊關宣宗初以邊木以扼敵騎且邊軍不宜他役詔免其採伐令歲納銀二萬餘兩後府召商買納五年置易州山厰命工部侍郎督之僉北直山東山西民夫轉運而後府輸銀召商如故初歲用薪止二千萬餘斤弘治中增至四千萬餘斤轉運既艱北直山東山西乃悉輸銀以召商正德中用薪益多增直三萬餘兩凡收受柴炭加耗十之三中官輒私加數倍逋負日積至以三年正供補一年之耗尚書李鏊議令正耗相準而主收者復私加乃以四萬斤爲萬斤又有輪納浮費民弗能堪世宗登極乃酌減之隆慶五年後府採納艱苦改屬



兵部車駕司萬曆中歲計柴價銀三十萬兩中官得自徵比諸商酷刑悉索而人以惜薪司爲陷阱云

○採木之役自成祖繕治北京宮殿始永樂四年遣尚書宋禮如四川侍郎古折如江西師達金純如湖廣副都御史劉觀如浙江僉都御史史仲誠如山西禮言有數大木一夕自浮大谷達於江天子以爲神名其山曰神木山遣官祠祭十年復命禮採木四川仁宗立已其役宣德元年修南京天地山川壇殿宇復命侍郎黃宗載吳廷用採木湖廣未幾因旱災已之尋復採大木湖廣而論工部酌省未幾復罷其他處亦時採時罷弘治時

發內帑修清寧宮停四川採木正德時採木湖廣川貴命侍郎劉丙督運太監劉養劾其不中梁棟責丙陳狀工部尚書李鏊奪俸嘉靖元年革神木千戶所及衛卒二十年宗廟災遣工部侍郎潘鑑副都御史戴金於湖廣四川採辦大木二十六年復遣工部侍郎劉伯躍採於川湖貴州湖廣一省費至三百三十九萬餘兩又遣官覈諸處遺留大木郡縣有司以遲悞大工逮治褫黜非一並河州縣尤苦之萬曆中三殿工興採楠杉諸木於湖廣四川貴州費銀九百三十餘萬兩徵諸民間較嘉靖年費更倍而採鷹平條橋諸木於南直浙江者商



人逋直至二十五萬科臣劾督運官遲延侵冒不報虛糜乾沒公私交困焉

○廣東珠池率數十年一採宣宗時有請令中官採東莞珠池者繫之獄英宗始使中官監守天順間嘗一採之至弘治十二年歲久珠老得最多費銀萬餘獲珠二萬八千兩遂罷監守中官正德九年又採嘉靖五年又採珠小而嫩亦甚少八年復詔採兩廣巡撫林富言五年採珠之役死者五十餘人而得珠僅八十兩天下謂以人易珠恐今日雖以人易珠亦不可得給事中王希文言雷廉珠池祖宗設官監守不過防民爭奪正德間逆

豎用事傳奉採取流毒海濱陛下御極革珠池少監未久旋復驅無辜之民蹈不測之險以求不可必得之物而責以難足之數非聖政所宜有皆不聽隆慶六年詔雲南進寶石二萬塊廣東採珠八千兩神宗立停罷既而以太后进奉諸王皇子公主冊立分封婚禮令歲辦金珠寶石復遣中官李敬李鳳廣東採珠五千一百餘兩給事中包見捷力諫不納至三十二年始停採四十二年以指揮倪英言復開

○明制兩京織染內外皆置局內局以應上供外局以備公用南京有神帛堂供應機房蘇杭等府亦各有織染



局歲造有定數。洪武時置四川山西諸行省，浙江紹興織染局，又置藍靛所於儀真六合，種青藍以供染事。未幾悉罷。又罷天下有司歲織緞疋有賞賚，給以絹帛。於後湖置局織造，永樂中復設歙縣織染局，令陝西織造。駝錫。正統時置泉州織造局。天順四年遣中官往蘇杭嘉湖五府，於常額外增造綵緞七千疋。工部侍郎翁世資請減之，下錦衣獄。謫衡州知府。增造坐派於此始。孝宗初立，停免蘇杭嘉湖應天織造。其後復設，乃給中官鹽引，鬻於淮以供費。正德元年尚衣監言內庫所貯諸色紵絲紗羅織金閃色蟒龍斗牛飛魚麒麟獅子通袖膝襪，並胸背斗牛飛仙天鹿，俱天順間所織，欽賞。盡乞令應天蘇杭諸府依式織造，帝可之。乃造萬七千餘匹。蓋成弘時頒賜甚謹。自劉瑾用事，倖璫陳乞漸廣。有未束髮而僭冒章服者，濫賞日增。中官乞鹽引關鈔無已。監督織造，威劫官吏。至世宗時，其禍未訖。卽位未幾，卽令中官監織於南京蘇杭陝西。穆宗登極，詔撤中官。已而復遣。萬曆七年蘇松水災，給事中顧九思等請取回織造。內臣帝不聽。大學士張居正力陳年饑民疲，不堪催督，乃許之。未幾復遣中官。居正卒，添織漸多。蘇杭松嘉湖五府歲造之外，又令浙江福建常鎮徽寧揚



廣德諸府州分造增萬餘匹陝西織造羊絨七萬四千有奇南直浙江紵絲紗羅綾紬絹帛山西潞紬皆視舊制加丈尺二三年間費至百萬取給戶工二部搜括庫藏扣留軍國之需部臣科臣屢爭皆不聽末年復令稅監兼司姦弊日滋矣明初設南北織染局南京供應機房各省直歲造供用蘇杭織造間行間止自萬曆中頻數派遣歲至十五萬疋相沿日久遂以爲常陝西織造絨袍弘正間偶行嘉隆時復遣亦遂沿爲常例燒造之事在外臨清甄廠京師琉璃黑窯廠皆造甄瓦以供營繕宣宗始遣中官張善之饒州造奉先殿几筵

龍鳳文白瓷祭器磁州造趙府祭器踰年善以罪誅罷其役正統元年浮梁民進瓷器五萬餘償以鈔禁私造黃紫紅綠青藍白地青花諸瓷器違者罪死宮殿告成命造九龍九鳳膳案諸器既又造青龍白地花瓶王振以爲有豐遣錦衣指揮杖提督官敕中官往督更造成化間遣中官之浮梁景德鎮燒造御用瓷器最多且久費不貲孝宗初撤回中官尋復遣弘治十五年復撤正德末復遣自弘治以來燒造未完者三十餘萬器嘉靖初遣中官督之給事中陳臯謨言其大爲民害請罷之帝不聽十六年新作七陵祭器二十七年遣官之江西



造內殿醮壇瓷器三萬後添設饒州通判專管御器廠  
燒造是時營建最繁近京及蘇州皆有甄廠隆慶時詔  
江西燒造瓷器十餘萬萬曆十九年命造十五萬九千  
既而復增八萬至三十八年未畢工自後役亦漸寢  
○國家經費莫大於祿餉洪武九年定諸王公主歲供之  
數親王米五萬石鈔二萬五千貫錦四十疋紵絲三百  
匹紗羅各百匹絹五百匹冬夏布各千匹綿二千兩鹽  
二百引茶千斤皆歲支馬料草月支五十匹其緞匹歲  
給匠料付王府白造靖江王米萬石鈔萬貫餘物半親  
王馬料草二十四匹公主未受封者紵絲紗羅各十疋絹

冬夏布各三十匹綿一百兩已受封賜莊田一所歲收  
糧千五百石鈔二千貫親王子未受封視公主女未受  
封者半之子已受封郡王米六千石鈔二千八百貫錦  
十匹紵絲五十匹紗羅減紵絲之半絹冬夏布各百匹  
綿五百兩鹽五十引茶三百斤馬料草十匹女已受封  
及已嫁米千石鈔千四百貫其緞匹於所在親王國造  
給皇太子之次嫡子并庶子既封郡王必俟出閣然後  
歲賜與親王子已封郡王者同女俟及嫁與親王女已  
嫁者同凡親王世子與已封郡王同郡王嫡長子襲封  
郡王者半始封郡王女已封縣主及已嫁者米五百石



鈔五百貫餘物半親王女已受封者郡王諸子年十五各賜田六十頃除租稅爲永業其所生子世守之後乃令止給祿米二十八年詔以官吏軍士俸給彌廣量減諸王歲給以資軍國之用乃更定親王萬石郡王二千石鎮國將軍千石輔國將軍奉國將軍鎮國中尉以二百石遞減輔國中尉奉國中尉以百石遞減公主及駙馬二千石郡王及儀賓八百石縣主郡君及儀賓以二百石遞減縣君鄉君及儀賓以百石遞減自後爲永制仁宗卽位增減諸王歲祿非常典也時鄭越襄荆淮滕梁七王未之藩令暫給米歲三十石遂爲例正統十二年定王府祿米將軍自賜名受封日爲始縣主儀賓自出閣成婚日爲始於附近州縣秋糧內撥給景泰七年定郡王將軍以下祿米出閣在前受封在後以受封日爲始受封在前出閣在後以出閣日爲始宗室有罪革爵者曰庶人英宗初頗給以糧嘉靖中月支米六石萬曆中減至二石或一石初太祖大封宗藩令世世皆食歲祿不授職任事親親之誼甚厚然天潢日繁而民賦有限其始祿米盡支本色旣而本鈔兼支有中半者有本多於折者其則不同厥後勢不能給而冒濫轉益多姦弊百出不可究詰自弘治間禮部尚書倪岳卽條請



節減以寬民力。嘉靖四十一年，御史林潤言：天下之事極弊而大可慮者，莫甚於宗藩祿廩。天下歲供京師糧四百萬石，而諸府祿米凡八百五十三萬石。以山西言，存留百五十二萬石，而宗祿二百十二萬，以河南言，存留八十四萬三千石，而宗祿百九十二萬。是二省之糧，借令全輸，不足供祿米之半。况吏祿軍餉，皆出其中乎？故自郡王以上，猶得厚享，將軍以上，多不能自存，飢寒困辱，勢所必至。常號呼道路，聚訟有司，守土之臣，每懼生變。夫賦不可增，而宗室日益蕃衍，可不為寒心。宜令大臣科道集議於朝，且諭諸王，以勢窮弊極，不得不通變之意，令戶部會計賦額，以十年為率，通計兵荒蠲免存留及王府增封之數，共陳善後良策，斷自宸衷，以垂萬世不易之規。下部覆議從之。至四十四年，乃定宗藩條例：郡王將軍七分折鈔，中尉六分折鈔，郡縣主郡縣鄉君及儀賓八分折鈔。他冒濫者，多所裁減。於是諸王亦奏請歲祿，少者五百石，多者至二千石。歲出為稍紓，而將軍以下，益不能自存矣。明初勲戚皆賜官田，以代常祿。其後令還田給祿米，公五千石，至二千五百石，侯千五百石，至千石，伯千石，至七百石，百官之俸，自洪武初定丞相御史大夫以下歲祿數，刻石。官署取給於江



南官田十三年重定内外文武官歲給祿米俸鈔之制而雜流吏典附焉正從一二三四品官自千石至三百石每階遞減百石皆給俸鈔三百貫正五品二百二十石從減五十石鈔皆百五十貫正六品百二十石從減十石鈔皆九十貫正從七品視從六品遞減十石鈔皆六十貫正八品七十五石從減五石鈔皆四十五貫正從九品視從八品遞減五石鈔皆三十貫勒之石吏員月俸一二品官司提控都吏二石五斗掾史令史二石二斗知印承差吏典一石二斗三四品官司令史書吏司吏二石承差吏典半之五品官司司吏一石二斗吏

典八斗六品以下司吏一石光祿寺等吏典六斗教官之祿州學正月米二石五斗縣教諭府州縣訓導月米二石首領官之祿凡内外官司提控案牘州吏目縣典史皆月米三石雜職之祿凡倉庫關場司局鐵冶遞運批驗所大使月三石副使月二石五斗河泊所官月米二石開壩官月米一石五斗天下學校師生廩膳米八口一升魚肉鹽醢之屬官給之宦官俸月米一石二十年更定百官祿正一品月俸米八十七石從一品至正三品遞減十三石至三十五石從三品二十六石正四品二十四石從四品二十一石正五品十六石從五



品十四石正六品十石從六品八石正七品至從九品  
遞減五斗至五石而止自後爲永制洪武時官俸全給  
米間以錢鈔兼給錢一千鈔一貫抵米一石成祖卽位  
令公侯伯皆全支米文武官俸則米鈔兼支官高者支  
米十之四五官卑者支米十之七八惟九品雜職吏典  
知印總小旗軍並全支米其折鈔者每米一石給鈔十  
貫永樂二年乃命公侯伯視文武官吏米鈔兼支仁宗  
立官俸折鈔每石至二十五貫宣德八年禮部尚書胡  
濙掌戶部議每石減十貫而以十分爲準七折絹絹  
一匹抵鈔二百貫少師蹇義等以爲仁宗在春宮久深  
憫官員折俸之薄故卽位特增數倍此仁政也詎可違  
濙不聽竟請於帝而行之而卑官日用不贍矣正統中  
五品以上米二鈔八六品以下米三鈔七時鈔價日賤  
每石十五貫者已漸增至二十五貫而戶部尚書王佐  
復奏減爲十五貫成化二年從戶部尚書馬昂請又省  
五貫舊例兩京文武官折色俸上半年給鈔下半年給  
蘇木胡椒七年從戶部尚書楊鼎請以甲字庫所積之  
布估給布一匹當鈔二百貫是時鈔法不行一貫僅直  
錢二三文米一石折鈔十貫僅直二三十錢而布直僅  
二三百錢布一匹折米二十石則米一石僅直十四五



錢自古官俸之薄未有若此者十六年又令以三梭布折米每匹抵三十石其後麤濶棉布亦抵三十石梭布極細者猶直銀二兩麤布僅直三四錢而已久之定布一匹折銀三錢於是官員俸給凡二曰本色曰折色其本色有三曰月米曰折絹米曰折銀米月米不問官大小皆一石折絹絹一匹當銀六錢折銀六錢五分當米一石其折色有二曰本色鈔曰絹布折鈔本色鈔十貫折米一石後增至二十貫絹布折鈔絹每匹折米二十石布一匹折米十石公侯之祿或本折中半或折多於本有差文武官俸正一品者本色僅十之三遞增至從

九品本色乃十之七武職府衛官惟本色米折銀例每石二錢五分與文臣異餘並同其三大營副將叅游佐員每月米五石巡捕營提督叅將亦如之巡捕中軍把總官月支口糧九斗旗牌官半之天下衛所軍士月糧洪武中令京外衛馬軍月支米二石步軍總旗一石五斗小旗一石二斗軍一石城守者如數給屯田者半之民匠充軍者八斗牧馬千戶所一石民丁編軍操練者一石江陰橫海水軍稍班碇手一石五斗陣亡病故軍給喪費一石在營病故者半之籍沒免死充軍者謂之恩軍家四口以上一石三口以下六斗無家口者四斗



又給軍士月鹽有家口者二斤無者一斤在外衛所軍士以鈔準永樂中始令糧多之地旗軍月糧八分支米二分支鈔後山西陝西皆然而福建兩廣四川則米七鈔三江西則米鈔中半惟京軍及中都留守司河南浙江湖廣軍仍全支米已而定制衛軍有家屬者月米六斗無者四斗五升餘皆折鈔凡各衛調至京操備軍兼工作者米五斗其後增損不一而本折則例各鎮多寡不同不能具舉凡各鎮兵餉有屯糧有民運有鹽引有京運有主兵年例有客兵年例屯糧者明初各鎮皆有屯田一軍之田足贍一軍之用衛所官吏俸糧皆取焉民運者屯糧不足加以民糧麥米豆草布鈔花絨運給戍卒故謂之民運後多議折銀鹽引者召商入粟關中商屯出糧與軍屯相表裏其後納銀運司名存而實亡京運始自正統中後屯糧鹽糧多廢而京運日益矣主兵有常數客兵無常數初各鎮主兵足守其地後漸不足增以募兵募兵不足增以客兵兵愈多坐食愈衆而年例亦日增云

○明田稅及經費出入之數見於掌故者皆畧可考見洪武二十六年官民田總八百五十萬七千餘頃夏稅米麥四百七十一萬七千餘石錢鈔三萬九千餘錠絹二



十八萬八千餘匹。秋糧米二千四百七十二萬九千餘石。錢鈔五千餘錠。弘治時官民田總六百二十二萬八千餘頃。夏稅米麥四百六十二萬五千餘石。鈔五萬六千三百餘錠。絹二十萬二千餘匹。秋糧米二千二百六十六萬六千餘石。鈔二萬一千九百餘錠。萬曆時官民田總七百一萬三千餘頃。夏稅米麥總四百六十萬五千餘石。起運百九十萬三千餘石。餘悉存留鈔五萬七千九百餘錠。絹二十萬六千餘匹。秋糧米總二千二百三十三萬三千餘石。起運千三百三十六萬二千餘石。餘悉存留鈔二萬三千六百餘錠。屯田六十三萬五千餘頃。花園倉基千九百餘所。徵糧四百五十八萬四千餘石。糧草折銀八萬五千餘兩。布五萬匹。鈔五萬餘貫。各運司提舉大小引鹽二百二十二萬八千餘引。歲入之數內承運庫慈寧慈慶乾清三宮子粒銀四萬九千餘兩。金花銀一百一萬二千餘兩。金二千兩。廣惠庫河西務等七鈔關鈔二千九百二十八萬餘貫。錢五千九百七十七萬餘。文京衛屯鈔五萬六千餘貫。天財庫京城九門鈔六十六萬五千餘貫。錢二百四十三萬餘。文京通二倉并薊密諸鎮漕糧四百萬石。京衛屯豆二萬三千餘石。太倉銀庫。南北直隸。浙江。江西。山東。河南。派剩麥米



折銀二十五萬七千餘兩。絲綿稅絲農桑絹折銀九萬餘兩。綿布苧布折銀三萬八千餘兩。百官祿米折銀二萬六千餘兩。馬草折銀三十五萬三千餘兩。京五草場折銀六萬三千餘兩。各馬房倉麥豆草折銀二十餘萬兩。戶口鹽鈔折銀四萬六千餘兩。薊密永昌易遼東六鎮民運改解銀八十五萬三千餘兩。各鹽運提舉餘鹽鹽課鹽稅銀一百萬三千餘兩。黃白蠟折銀六萬八千餘兩。霸大等馬房子粒銀二萬三千餘兩。備邊并新增地畝銀四萬五千餘兩。京衛屯牧地增銀萬八千餘兩。崇文門商稅牙稅一萬九千餘兩。錢一萬八千餘貫。張家灣商稅二千餘兩。錢一千八百餘貫。諸鈔關折銀一十二萬三千餘兩。泰山香稅二萬餘兩。贓罰銀十七萬餘兩。商稅魚課富戶曆日民壯弓兵并屯折改折月糧銀十四萬四千餘兩。北直隸山東河南解各邊鎮麥米豆草鹽鈔折銀八十四萬二千餘兩。諸雜物條目繁瑣者不具載。所載歲入但計起運京邊者。而存留不與焉。歲出之數。公侯駙馬伯祿米折銀一萬六千餘兩。官吏監生俸米四萬餘石。官吏折俸絹布銀四萬四千餘兩。錢三千三百餘貫。倉庫草場官攢甲斗光祿太常諸司及內府監局匠役本色米八萬六千餘石。折色銀一萬



三千餘兩。錦衣等七十八衛所官吏旗校軍士匠役本色米二百一萬八千餘石。折色銀二十萬六千餘兩。官員折俸絹布銀二十六萬八千餘兩。軍士冬衣折布銀八萬二千餘兩。五軍神樞神機三大營將卒本色米十二萬餘石。冬衣折布銀二千餘兩。官軍防秋三月口糧四萬三千餘石。營操馬匹本色料二萬四千餘石。草八十萬餘束。巡捕營軍糧七千餘石。京營巡捕營錦衣騰驤諸衛馬料草折銀五萬餘兩。中都留守司山東河南二都司班軍行糧及工役鹽糧折銀五萬餘兩。京五草場商價一萬六千餘兩。御馬三倉象馬等房商價十四

萬八千餘兩。諸邊及近京鎮兵餉宣府主兵屯糧十三萬二千餘石。折色銀二萬二千餘兩。民運折色銀七十八萬七千餘兩。兩淮長蘆河東鹽引銀十三萬五千餘兩。京運年例銀十二萬五千兩。客兵淮蘆鹽引銀二萬六千餘兩。京運年例銀十七萬一千兩。大同主兵屯糧本色七萬餘石。折色銀一萬六千餘兩。牛具銀八千餘兩。鹽鈔銀一千餘兩。民運本色米七千餘石。折色銀四十五萬六千餘兩。屯田及民運本色草二百六十八萬餘束。折草銀二萬八千餘兩。淮蘆鹽四萬三千餘引。京運年例銀二十六萬九千餘兩。客兵京運銀十八萬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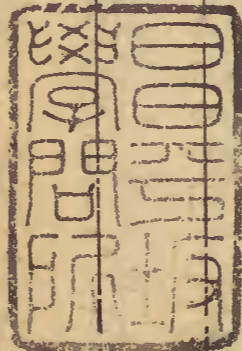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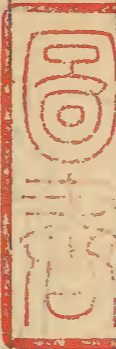
千兩准蘆鹽七萬引山西主兵屯糧二萬八千餘石折  
色銀一千餘兩草九萬五千餘束民運本色米豆二萬  
一千餘石折色銀三十二萬二千餘兩淮浙山東鹽引  
銀五萬七千餘兩河東鹽課銀六萬四千餘兩京運銀  
十三萬三千餘兩客兵京運銀七萬三千兩延綏主兵  
屯糧五萬六千餘石地畝銀一千餘兩民運糧料九萬  
七千餘石折色銀十九萬七千餘兩屯田及民運草六  
萬九千餘束淮浙鹽引銀六萬七千餘兩京運年例銀  
三十五萬七千餘兩客兵淮浙鹽引銀二萬九千餘兩  
京運年例銀二萬餘兩寧夏主兵屯糧料十四萬八千  
餘石折色銀一千餘兩地畝銀一千餘兩民運本色糧  
千餘石折色銀十萬八千餘兩屯田及民運草一百八  
十二萬餘束淮浙鹽引銀八萬一千餘兩京運年例銀  
二萬五千兩客兵京運年例銀萬兩甘肅屯糧料二十  
三萬二千餘石草四百三十餘萬束折草銀二千餘兩  
民運糧布折銀二十九萬四千餘兩京運銀五萬一千  
餘兩淮浙鹽引銀十萬二千餘兩固原屯糧料三十一  
萬九千餘石折色糧料草銀四萬一千餘兩地畝牛具  
銀七千一百餘兩民運本色糧料四萬五千餘石折色  
糧料草布花銀二十七萬九千餘兩屯田及民運草二



十萬八千餘兩。淮浙鹽引銀二萬五千餘兩。京運銀六萬三千餘兩。犒賞銀一百九十餘兩。遼東主兵屯糧二十七萬九千餘石。荒田糧四百餘兩。民運銀十五萬九千餘兩。兩淮山東鹽引銀三萬九千餘兩。京運年例銀三十萬七千餘兩。客兵京運年例銀十萬二千餘兩。薊州主兵民運銀九千餘兩。漕糧五萬石。京運年例銀二十萬六千餘兩。客兵屯糧料五萬三千餘石。地畝馬草折色銀萬六千餘兩。民運銀萬八千餘兩。山東民兵工食銀五萬六千兩。遵化營民壯工食銀四千餘兩。鹽引銀萬三千餘兩。京運年例銀二十萬八千餘兩。撫賞銀一萬五千兩。犒軍銀一萬二千餘兩。永平主兵屯糧料三萬三千餘石。民運糧料二萬七千餘石。折色銀二萬八千餘兩。民壯工食銀萬二千餘兩。京運年例銀十二萬二千餘兩。客兵屯草折銀三千餘兩。民運草三十一萬一千餘束。京運銀十一萬九千餘兩。密雲主兵屯糧六千餘石。地畝銀二百九十兩。民運銀萬兩。有奇。漕糧十萬四千餘石。京運銀十六萬兩。有奇。客兵民運銀萬六千餘兩。民壯工食銀九百餘兩。漕糧五萬石。京運銀二十三萬三千餘兩。昌平主兵屯糧折色銀二千四百餘兩。地畝銀五百餘兩。折草銀一百餘兩。民運銀二萬



兩有奇。漕糧十八萬九千餘石。京運年例銀九萬六千餘兩。客兵京運年例銀四萬七千餘兩。易州主兵屯糧二萬三千餘石。地畝銀六百餘兩。民運銀三十萬六千餘兩。客兵京運銀五萬九千兩。井陘主兵屯糧萬四千餘石。地畝銀八千餘兩。民運本色米麥一萬七千餘石。折色銀四萬八千餘兩。客兵京運年例銀三千餘兩。他雜費不具載。



明史卷八十二終

文政三卯



